

王陽明全集

王陽明全集

貞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全四冊定價大洋六元四角

發行者

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四高第里一號
啓智書局

印刷者

上海法界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
啓智印務公司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新式標點
王陽明全集

陽明全書卷四

附錄 年譜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姓王氏。其先出晉光祿大夫覽之裔，本瑯琊人。至曾孫右軍將軍羲之，徙居山陰。又二十三世迪功郎壽，自達溪徙餘姚。今遂爲餘姚人。壽五世孫綱，善鑑人，有文武才。國初，誠意伯劉伯溫薦爲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死苗難。于彥達，綴羊革裹尸歸，是爲先生五世祖。御史郭純上其事於朝，廟祀壇城。彥達號祕湖漁隱，生高祖諱興準，精禮易，嘗著易微數千言，永樂間，舉廷舉，遺不起。號遁石翁。曾祖諱世傑，人呼爲槐里子，以明經貢太學卒。祖諱天敘，號竹軒，魏嘗齋，瀚嘗立傳，敘其環堵蕭然，雅歌豪吟，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所著有竹軒稿、江湖雜稿，行於世。封翰林院修撰。自槐里子以下，兩世皆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追贈新建伯。父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稱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又稱爲龍山公。成化辛丑，賜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尙書，進封新建伯。龍山公常思山陰山水佳麗，又爲先世故居，復自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居之。先生嘗築室陽明洞，洞距越城東南二十里，學者或稱陽明先生云。

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丁亥，先生生。

是爲九月三十日。太夫人鄭娠十四月，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雲中，鼓吹送兒授岑。岑驚寤，已聞啼聲。祖竹軒公異之，卽以雲名。鄉人傳其夢，指所生樓曰瑞雲樓。十有二年丙申，先生五歲。

先生五歲不言，一日與羣兒嬉，有神僧過之，曰：「好箇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悟，更今名，即能言。一日，誦竹軒公所嘗讀過書，訝問之，曰：「聞祖讀時已默記矣。」

十有七年辛丑，先生十歲，皆在越。

是年，龍山公舉進士第一甲第一人。

十有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寓京師。

龍山公迎養竹軒翁，因攜先生如京師，先生年纔十一。翁過金山寺，與客酒酣擬賦詩，未成，先生從旁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詩，先生隨口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明年，就塾師。先生豪邁不羈，龍山公常懷憂，惟竹軒公知之。一日與同學生走長安街，遇一相士，異之，曰：「吾爲爾相，後須憶吾言。」拂領，其時入聖境，鬚至上丹臺，其時結聖胎，鬚至下丹田，其時聖果圓。先生感其言，自後每對書輒靜坐凝思，嘗問塾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爲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龍山公聞之，笑曰：「汝欲做聖賢耶？」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寓京師。

母太夫人鄭氏卒，居喪哭泣甚哀。

二十有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寓京師。

先生出遊居庸三關，卽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詢諸夷種落，悉問備禦策，遂胡兒騎射，胡人不敢犯。經月始返。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鬚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尙不磨。」時畿內石英王勇盜起，又聞秦中石和尚劉千斤作亂，屢欲爲書獻於朝，龍山公斥之爲狂，乃止。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在越。

七月，親迎夫人諸氏於洪都。

外舅諸公養和爲江西布政司參議，先生就官署委禽，合卺之日，偶閒行，入鐵柱宮，遇道士跌坐一榻，卽而叩之，因聞養生之說，遂相與對坐忘歸。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還。

官署中蓄紙數篋，先生日取學書，比歸，數篋皆空。書法大進，先生嘗示學者曰：「吾始學書對模古帖，止得字形，後舉筆不輕落紙，能思靜慮，擬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一既後讀明道先生書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後與學者論格物，多舉此爲證。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寓江西。

十二月，夫人諸氏歸餘姚。

是年先生始慕聖學，先生以諸夫人歸，舟至廣信，謁婁一齋諒，語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深契之。明年，龍山公以外艱歸姚，命從弟冕階宮，乃妹壻，收相與先生講析經義。先生日則隨衆課業，夜則搜取諸經子史讀之，多至夜分。四子見其文字日進，嘗愧不及，後知之曰：「彼已游心舉業外矣，吾何及也！」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謔，一日悔之，遂端坐省言，四子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矣。」自後四子亦漸斂容。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在越。

舉浙江鄉試。

是年，場中夜半見二巨人，各衣緋緣，東西立，自言曰：「三人好作事。」忽不見。已而先生與孫忠烈燧，胡尚書世甯同舉。其後宸濠之變，胡發其奸，孫死其難，先生平之，咸以爲奇驗。

是年爲宋儒物格之學。先生始侍龍山公于京師，徧求考亭遺書讀之。一日，思先儒謂衆物必有表裏精麤，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卽取竹格之，沈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明年春，會試下第，縉紳知者咸來慰諭。宰相李西涯戲曰：「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爲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先生懸筆立就，諸老驚曰：「天才！天才！」退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無我輩矣。」及丙辰會試，果爲忌者所抑，同舍有以不第爲恥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爲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識者服之。歸餘姚，結詩社龍泉山寺，致仕方伯魏瀚平時以雄才自放，與先生登龍山對弈聯詩，有佳句輒爲先生得之，乃謝曰：「老夫當退數舍。」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學兵法。當時邊報甚急，朝廷推舉將才，莫不遑遽。先主念武舉之設，僅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可以收韜略統馭之才，於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祕書，莫不精究，每遇賓宴，嘗聚果核列陣勢爲戲。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談養生。先生自念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于天下，又不數遇，心特惶惑。一日，讀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爲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爲讀書之法。」乃悔前日探討雖博，而未嘗循序以致精，宜無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漸漬洽浹，然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爲二也。沈鬱既久，舊疾復作，益委聖賢有分，偶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意。

十有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在京師。

舉進士出身。

是年春，會試舉南宮第二人，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政工部。

疏陳邊務

先生未第時，嘗夢威甯伯遺以弓劍。是秋，欽差督造威甯伯王越墳，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時，暇卽驅演八陣圖。事竣，威甯家以金帛謝，不受，乃出威甯所佩寶劍爲贈，適與夢符，遂受之。時有星變，朝廷下詔求言，乃聞達虜猖獗，先生復命上邊務八事，言極剴切。

十有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在京師。

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十有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在京師。

奉命審錄江北

先生錄囚，多所平反，事竣，遂遊九華，作遊九華賦，宿無相化城諸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待以客禮，請問，蔡曰：「尙未。」有頃，屏左右引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尙未。」問至再三，蔡曰：「汝後堂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崑崙險訪之，正熟睡，先生坐傍撫其足，有頃醒，驚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箇好秀才。」後再至，其人已他移，故後有會心人遠之歎。

十有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在京師。

八月疏請告

是年，先生漸悟仙釋二氏之非。先是，五月復命，京中舊遊俱以才名相馳騁，學古詩文。先生歎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爲無用之虛文也？」遂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輿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門先生卽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蹟。僕遇諸途，與語良合，衆驚異，以爲得道久之，悟曰：「

此籤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已而靜久，思離世遠去，惟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因循未決。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是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復思用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有禪僧坐關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之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起，即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愛親本性論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

十有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在京師。

秋主考山東鄉試。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偁聘主鄉試，試錄皆出先生手筆。其策問議國朝禮樂之制，老佛害道，由於聖學不明；綱紀不振，由於名器太濫，用人太急，求效太速，及分封清戎，禦夷息訟，皆有成法。錄出人占先生經世之學。

九月，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十有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

是年，先生門人始進，學者溺於詞章記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爲聖人之志。聞者漸覺興起，有願執贄及門者，至是專志授徒講學。然師友之道久廢，咸目以爲立異好名。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時爲翰林庶吉士，一見定交，共以倡明聖學爲事。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

二月，上封事，下詔獄，謫龍場驛丞。

是時，武宗初政，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之。其言：「君仁臣直，銑等以言爲責，其言如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不

過少示懲創，非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甯不寒心？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疏入，亦下詔獄已而廷杖四十，既絕復甦。尋謫貴州龍場驛丞。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在越。

夏赴謫至錢塘

先生至錢塘，瑾遣人隨偵，先生度不免，乃託言投江以脫之。因附商船遊舟山，偶遇颶風大作，一夜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遶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于虎，將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得然無恙乎！」邀至寺，寺有異人，嘗識于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之句，無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瑾怒，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南走粵，何以應之？」因爲著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題詩壁間曰：「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取問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尙書，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

是時先生與學者講授，雖隨地興起，未有出身承當，以聖學爲己任者。徐愛先生妹婿也，因先生將赴龍場，納贄北面，奮然有志于學。愛與蔡宗竟、朱節同舉鄉貢，先生作別三子序以贈之。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在貴陽。

春至龍場

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蝮蠅，蠱毒瘴癘，與居夷人，鵠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尙覺未化，乃爲石

鄧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與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談笑，始能忘其爲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憶說。居久，夷人亦日來親狎，以所居湫溼，乃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之。思州守遣人至驛侮先生，諸夷不平，共毆辱之。守大怒，言諸當道，毛憲副科令先生請謝，且諭以禍福。先生致書復之，守慚服。水西安宣慰聞先生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俱辭不受。始，朝廷議設衛於水西，旣置城，已而中止，驛傳尙存。安惡據其腹心，欲去之，以問先生。先生遺書折其不可，且申朝廷威信，令甲議遂寢。已而宋氏酋長有阿賈阿札者，叛宋氏，爲地方患。先生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難，民賴以甯。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在貴陽。

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

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始，席元山書提督學政，問朱陸同異之辨。先生不語朱陸之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舉知行本體證之五經諸子，漸有省。往復數四，豁然大悟，謂聖人之學復觀於今日。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與毛憲副脩葺書院，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

後徐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決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已知父當孝，兄當弟矣，迺不能孝弟，知與行分明是兩事。」先生曰：「此被私欲隔斷耳，非本體也。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復本體。故大學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夫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色時已是好矣，非見後而始立心去好也。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臭時已是惡之，非聞後而始立心去惡也。又如稱某人知孝，某

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體。『愛曰：『古人分知行爲二，恐是要人用工有分曉否？』先生曰：『此正失卻古人宗旨。某嘗說知是行之主意，行實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實知之成，已可理會矣。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爲二者，緣世間有一種人，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是之爲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知而後行無繆。又有一種人，茫茫然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是之爲揣摸影響，所以必說行而後知始真。此是古人不得已之教，若見得時，一言足矣。今人卻以爲必先知，然後能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俟知得真時，方去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某今說知行合一，使學者自求本體，庶無支離決裂之病。』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在吉。

陸廬陵縣知縣。

先生三月至廬陵，爲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爲本。蒞任初，首詢里役，察各鄉貧富奸良之實，而低昂之獄牒盈庭，不卽斷射，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勸諭，民胥悔勝，氣囂訟，至有涕泣而歸者。由是囹圄日清。在縣七閱月，遺告示十有六，大抵諄諄慰父老，教使子弟毋令蕩僻。城中失火，身禱返風，以血禱火，而火卽滅。因使城中闢火巷，定水次兌運，絕鎮守橫征，杜神會之借辦，立保甲以弭盜，清驛遞以延賓旅。至今數十年，猶踵行之。

語學者悟入之功。先是，先生赴龍場時，隨地講授，及歸，過常德、辰州，見門人冀元亨、蔣信、劉觀時輩，俱能卓立，喜曰：『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幸得諸友，悔惜在貴陽，舉知行合一之教，紛紛異同，罔知所入，茲來乃與諸生靜坐僧寺，使自悟性體，顧恍恍若有可卽者。』旣又途中寄書曰：『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也，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用力。』

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

冬，十有一月，入覲。

先生入京，館於大興隆寺。時黃宗賢縮爲後軍都督府都事，因儲柴墟，請見先生與之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對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先生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明日引見甘泉，訂與終日共學。

按宗賢至嘉靖壬午春，復執贄稱門人。

十有二月，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論實踐之功。先生與黃縮應良論聖學久不明，學者欲爲聖人，必須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始見。方有操持涵養之地，應良疑其難。先生曰：「聖人之心如明鏡，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蝕之鏡，須痛刮磨一番，盡去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去，亦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蝕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纔拂便去。至于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勿以爲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裏面意思，此功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

按先生立教皆經實踐，故所言懇篤若此。自揭良知宗旨後，吾黨又覺領悟太易，認虛見爲真得，無復向裏着己之功矣。故我黨穎悟承速者，往往多無成，甚可憂也。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在京師。

正月，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

論晦菴象山之學王與菴讀象山書有契徐成之與辯不決先生曰「是朱非陸天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成之之爭與菴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成之謂先生漫爲含糊兩解若有以陰助與菴而爲之地者先生以書解之曰「興菴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于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興菴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菴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菴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風亦必與之注釋考辯而論者遂疑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煩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菴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盡其所以非乎僕嘗以爲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以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菴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菴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硃硤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晦菴之學既已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猶蒙無實

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菴有知將亦不能一日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兄一吐露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于興菴已乎』

二月爲會試同考試官。

是年僚友方獻夫受學獻夫時爲吏部郎中位在先生上比間論學深自感悔遂執贄事以師禮是冬告病歸西樵先生爲敘別之。

十月陞文選清吏司員外郎。

送甘泉奉使安南先是先生陞南部甘泉與黃綰言於冢宰楊一清改留吏部職事之暇始遂講聚方期各相砥切飲食啓處必共之至是甘泉出使安南封國將行先生懼聖學難明而易惑人生別易而會難也乃爲文以贈略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盛行今世學者皆知尊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口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墨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辭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辭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冀也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況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

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有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抑，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綴乎？」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在京師。

三月，陞考功清吏司郎中。

按同志考：是年，穆孔暉、顧應祥、鄭一初、方獻科、王道、梁穀、萬潮、陳鼎、唐鵬、路迎、孫瑚、魏廷霖、蕭鳴鳳、林達、陳洗、及黃綰、應良、朱節、蔡宗兗、徐愛同受業。

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

與徐愛論學。愛是年以祁州知州考滿進京，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先生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聞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胸中混沌復開，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今之傳習錄所載首卷是也。其自敍云：「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功夫，明善是誠身功夫，窮理是盡性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約禮功夫，惟精是惟一功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在越。

二月，至越。

先生初計至家，即與徐愛同遊台蕩，宗族親友絳弗能行。五月終，與愛數友期，候黃綰不至，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谿之源，登杖錫，至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欲遂從奉化取道赤城，適久旱，山田盡龜坼，慘

然不樂，遂自甯波還餘姚，縮以書迎先生，復書曰：「此行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發明，其最所歉然，宗賢不同茲行耳。後輩習氣已深，雖有美質，亦漸消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見金時，但目下未可必得耳。」先生茲遊，雖爲山水，實注念愛縮二字，蓋先生點化同志，多得之登遊山水間也。

冬十月至滁州

滁山水佳勝，先生督馬政，地僻官閑，日與門人遊遨琅琊、濠泉間，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諸生隨地請正，踴躍歌舞，舊學之士，皆日來臻，於是從遊之衆，自滁始。

孟源問靜生中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絕，先生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在滁。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

滁陽諸友送至烏衣，不能別，留居江浦，候先生渡江，先生以詩促之歸，曰：「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卽君不見，堯羹與舜牆，又不見孔與臯，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慇懃，出門轉盼成路人。」

五月至南京

自徐愛來南都，同志日親，黃宗明、薛侃、馬明衡、陸澄、季本、許相卿、王激、諸僔、林達、張寰、唐愈賢、饒文璧、劉觀時、鄭驥、周積、郭慶、樂惠、劉曉、何鼈、陳傑、楊杓、白說、彭一之、朱篋輩，同聚師門，日夕漬礪不懈，客有道自滁游學之士，多放言高論，亦有漸背師教者，先生曰：「吾年來欲懲末俗之卑污，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只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爲省察克治實功。